

中醫智慧

中國傳統文化的境界是什麼？我們可能首先集中於文人思想和儒家精神。從實際層面來看，在中國社會和中國知識體系裏，中醫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所謂「醫卜星相」，「醫」是高層次的，也富有智慧。



善治若水
胡恩威

《黃帝內經》是中醫學的理論來源之一，它記載着時空的變化，時間和空間如何影響我們的健康。《黃帝內經》談的是養生。養生很重要，沒有養生，人體像只是一部機器。中醫透過中藥、針灸、推拿等方法治療，是一個綜合的保健系統，也可以說是一個保養「機器」的系統。

香港首間具規模的中醫醫院於二〇二五年落成，將由浸會大學營運。在筆者看來，香港中醫院的設計外觀比較像日式，缺少中國文化的特色；面積很大，卻缺乏層次感。它肩負的責任之一也應有怎樣推動中國文化，怎樣讓市民認識更多中醫知識，例如《黃帝內經》的

基本養生觀念。透過食療、運動，或調整生活作息，建立健康的生活，是醫生之本。所謂「上醫」，即是未醫之前防範身體變差。

那麼，香港中醫院由浸會大學如何營運，相信將是一個備受關注的問題。這間中醫院選址將軍澳，筆者認為這樣並不足夠，全港應該推動社區中醫和醫院服務。換言之，網羅全港一萬位中醫建立一個網絡，服務社區，尤其是讓低收入人士可以接觸到中醫的醫療。這樣做也需要有一套完整的策略。

因此，浸會大學任重道遠，必須負起推動香港中醫普及化的角色。最近浸會大學中醫院推出的網上診症是一個好的開始。但是實質上如何推動中醫，如何發展中藥等等問題，是未來的重要項目。中醫、食療和飲食業也有密切關係，也可以帶動更大的經濟價值和提高生活質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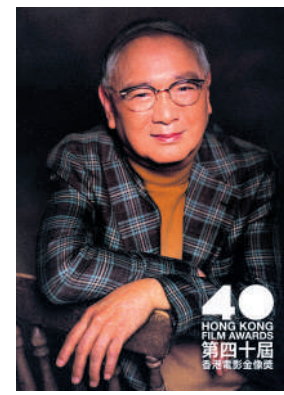
許冠文獲頒「終身成就獎」

「第四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將於七月舉行，金像獎協會昨日公布，許冠文獲頒「終身成就獎」，周國忠則獲「專業精神獎」，以表彰兩位電影人為香港電影作出之重大貢獻。

許冠文有「喜劇天王」之美譽。他在上世紀七十年代起以自編自導自演的經典喜劇電影開創港產片新風氣，帶動新潮流。許氏在一九七四年推出首部作品《鬼馬雙星》，票房即大破六百萬元，及至一九七六年的《半斤八兩》以八百多萬元再締佳績，一九八一年的《摩登保鏢》更以一千七百多萬票房第三度衝破其創造的香港票房賣座紀錄。許冠文亦憑《摩登保鏢》奪得一九八二年第一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主角的榮銜。

陳惠芳

►許冠文獲頒「終身成就獎」。



周國忠獲「專業精神獎」。

清代包袱瓶細膩精緻

這個形似包袱的玻璃瓶，名為「白料加彩螭龍纏枝花卉包袱瓶」，清乾隆（一七三六年至一七九五年）時期宮內的造辦處製，高十八點五厘米，美輪美奐。要不是香港出現第五波疫情，所有博物館暫停開放，這個精美的藝術品仍在香港藝術館展出。



文化什錦
荃葵

清康熙年間成立的造辦處，由皇帝特派內務府大臣管理，專門製造御用品。這個具有實權的特殊機構，營運至一九二四年結束。康熙中晚期，造辦處從歐洲引入珐瑯彩料和工藝技師，再研發出以不同材質製成的珐瑯器。瓷胎、玻璃胎、銅胎的珐瑯器，豐富了器物的品類。包袱瓶的瓶頸以浮雕絲帶繫結，褶皺起伏，細膩精緻。白色的玻璃瓶，以鮮艷奪目的珐瑯料繪上花紋，包括桃花、芙蓉、牡丹、石榴花。再在花圖案上畫上十二條螭龍，分別在纏枝花叢之間穿插翻騰，生動活潑，形態優美。用堅硬瓷土表現柔軟織物，再用鮮艷柔和的粉彩表現織物的美感，兩者結合，天衣無縫。

「包袱」諧音「包福」，寓意幸福吉祥。古人分龍為四種：有鱗的叫蛟龍，有翼的是應龍，有角者的稱虬龍，無角的為螭龍。螭龍寓意美好、吉祥，也寓意男女之間的感情。

康熙年間（一六六二年至一七二二年）開始珐瑯彩繪玻璃工藝，康熙於一六九六年下旨設玻璃廠，盛清時不斷擴大。至雍正（一七二三年至一七三五年）及乾隆期間，製成品藝達至高峰。此包袱玻璃器反映乾隆年間華麗細緻的裝飾風格，瓶背的一朵花蕾中心更巧妙地



▲白料加彩螭龍纏枝花卉包袱瓶。作者供圖

繪出「乾隆年製」四個字，匠心獨運。

「珐瑯」一詞由隋唐時代古西域地名「拂林」音譯過來。拂林國（Byzantine Empire），是中國中古史籍中對東羅馬帝國的稱謂。東羅馬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古代稱大秦或海西國。清代，

西洋珐瑯經由廣州傳入中國。珐瑯為塗料，是以玻璃粉末加入不同金屬呈色劑發色，由於物料的熔融溫度接近，因此在玻璃胎上燒製珐瑯難度很高，「白料加彩螭龍纏枝花卉包袱瓶」展現了這種非凡工藝。包袱瓶用上檸檬黃釉，此釉是雍正時期創燒的新釉色，有別於慣常以氧化鐵作為低溫黃釉的呈色劑，改為採用進口的氧化錒，燒成清透淺淡的黃釉，所以又名「西洋黃」。清內廷稱燒造珐瑯工藝的作坊為「珐瑯作（廠）」。

珐瑯防銹，又可作裝飾，搪瓷、景泰藍等均為珐瑯製品。



君子玉言
小杏

安排陸續離開隔離點，熱情的「大白」幫助把行李箱拖到路邊。開始為期七天的居家觀察。沒想到，一個回家路，竟然走了兩個半節氣，從雨水過半經過驚蟄再至春分，從乍暖還寒到萬物復甦到春過半程。

抵京二十多天，第一次呼吸到室外的空氣，仲春的清晨涼意冽冽。從南六環進城沿途，處處可見楊柳吐翠，粉桃白李。暗喜開春時節返京，春色永遠是治愈系啊。

臨近城區，有點堵車。樓下的玉蘭樹，走時瘦瘦小小，如今魁梧高大，站在陽台，滿樹花朵幾乎觸手可及，每一朵都開得正盛，咧着大嘴傻笑，似乎在爭相喊着「我是春天我是春天」。行人走過，濃密的花朵遮蔽了身影。心想若是枝條還如當年那般瘦小，這一樹沉甸甸的花朵，怕是它小身骨經不住呢。隔壁樓前那棵玉蘭更是長成了巨人。社區工作人員打來電話覆實信息，字字句句「您」，果然是京式的禮貌客氣。另一個京式特徵，自從落地就無所不在——唇乾臉乾手乾，不停擦潤膚露，還是乾；衣服晚上洗早晨乾透；圍巾流蘇因靜電自動飛起——雖然淨忙着隔離，尚未啟動正規的日常生活，但一切都清清楚楚提示：眼神確認，暗號照舊——這是北京！鑒定完畢。

有點納悶的是，好不容易重歸故園，內心並沒有想像中「激動人心的時刻」。本來居京多年，是這輩子生活最久最為熟悉的地方，未來也將是歸宿之地，但這個城市就像一個相識多年的老熟人，睽違數載，再見面打招呼，互道「好久不見！都好嗎？」「托您的福，好着呢！」一副平靜淡然，可是說起來它又讓你自豪滿滿牛氣十足。這個感覺很特別。

而遠在江南的老家，每次回去一走

故地

到老碼頭看到老房子就心砰砰跳，連青石板路縫隙的小草、古橋上的青苔、弄堂口的門牌都親切得要命，一天三次拍照都拍不夠。那條狹長的巷子更是去一次拍一次，從沒審美疲勞。說來在故鄉生活的時長，甚至還不及旅港時間。但鄉愁是一件沒辦法的事，再熟悉也成不了鄉愁。也許京城太龐大了，龐大到一個人的來來去去，完全可以忽略不計；龐大到聞不見煙火氣；龐大到你站在廣場般寬闊的馬路上，僅憑一個綠燈都走不到對面，感覺那一刻都不如一陣風，分分鐘碾壓你的存在感。低頭想想，嗨！這是移植與基因的區別呀！

移植靠的是適應，鄉愁是與生俱來的情緒，是根脈DNA，即使初次見面或者失散多年，那種特別的親切感冥冥之中如一雙溫熱的手牽引着你，有一股致命的香氣吸引着你。不需要適應，身體裏的所有細胞都主動醒來，爭先恐後告訴你：就是這裏就是這裏！一旦喚醒就永遠牢牢佔據你的淚腺、你的舌尖。久別經年後，淚水口水都會不可救藥地犯病犯賤。或許對故鄉的這種情結來自父母。他們在外工作多年，對於故鄉始終抱有「無論如何也要回去」的執念，從小深深影響了我們。祖籍是一個著名的文化古城，我們在填寫祖籍的城市名時，總是充滿了自豪感。所以除了祖籍地，所有的地方對於我們就是一個驛站。

這是多麼奇特的感覺呢！插播了七

年的旅港生活，回到京城故地再續前緣，一大段聯翩浮想，竟然是對遠方故鄉的抒懷。

但面對京城故地舊識，還是想說：——嗨！我回來了！——回來啦！還走嗎？——不走了。徹底回來了！——回來好！

按社區要求，居家觀察的一周內要做三次核酸檢測，周二周四周日，地點在附近地鐵口的空地。做檢測的人不少，大家都自覺地保持距離靜靜排隊。做完檢測徑直返家繼續足不出戶。生物鐘有點亂，晚上七點多就睡了，夜裏兩點半醒來。索性看葛亮的《瓦貓》，不覺天明。點亮窗戶的一道白光，不是晨曦，是那兩株玉蘭樹。

對《瓦貓》意猶未盡，白天又重看。同一本書白天與夜裏看感覺不一樣。夜裏半醒半睡看的是情節，白天腦子清楚感受的是邏輯、味道和觸動。不知哪裏傳來鴿子的咕咕低語，聽來與香港小巷裏天天morning call的鴿鳴別無二致，也許鴿子自己能聽懂京腔與粵音之分。香港此時應是大朵的黃花風鈴木、木棉花盛放時節了。

是日，東航一架飛機失事，一百三十二人人生死未卜。他們與家人或永遠聽不到那一聲「我回來了」——「回來好！」一答一應了。

行走世間，有去程也有歸程，有問候也有回應，是一件多麼容易又多麼難得、多麼尋常又多麼幸運的事。



飛鳥掠過北京景山公園的輯芳亭。

新華社

老人院舍心意奉



HK人與事
黃秀蓮

世事往往是令人擔心的偏偏就出現，香港老年人接種新冠疫苗的比率低，急症室外老人餐風冒寒等候入院的情景觸痛了整個社會……

多年前，親戚曾寄居深水埗那老人院，在僅有一窄床一食物櫃一衣櫥的空間度過餘生。親戚與我們同宗，數十年親切相交，她兒子告訴我父親入住老人院事宜，父親竟然傷感得落淚。我每隔數周便帶些時令水果，尤其是化痰的枇杷果去探望。那院舍屬私營，客廳的大電視從早到晚都是翡翠台的聲音，沙發及靠背椅子承載着或臃腫或乾瘦的殘軀。淡淡臭味在空氣裏鬱着不散，為了方便大小二便，不少馬桶放床邊。每次探望都是歡欣喜悅，說些親戚之間的舊事也覺溫馨。倘若來訪不動，缺乏關心，呆於屏風內，日久會變得寡於言笑，甚至不言不笑，一些左鄰右里已經「冰封」於人間冷漠了。

回憶起來，原來自己曾有五年歲月，每月一次，與社工領學生到老人院服務去。那份工作雖然並不辛勞，但絕對是「豬頭骨」，原因在於要在星期六下午工作，誰肯特意在周末離家出差呢？加上這種差事本質上如細水輕淌，無功可邀；若是出了力而人

人都看得見且可以採青者，當然有人爭逐。當年我剛剛調職到此，「豬頭骨」慣性地編派新人，聽說一般人只做一年就連忙推掉，把球拋給下一個新人算了。我竟一聲不吭就做了五年，直至離開那院。堅持，總有堅持的理由吧。

社工室是日本組合屋，獨立式，很有私隱。室外是校園邊陲，平日騎單車回校的把車子鎖在這兒，單車無聲地散發一躍即奔的青春氣息。每趟探訪，社工黃姑娘總是先解說行動。解說至為重要，是此行意義與實踐的關鍵。參加的同學穿了便服，在社工室外很自然地圍成一圈，排列已隱隱然透透向心力。社工先待會兒要做的心意禮物給大家看，又每人派一袋手工材料。禮物次次新款，這次做紙製相架，下次年曆，再下次小抽屜……都是實用而小巧的。服務以老人的心靈為本，所以社工提醒：敏感話題如有什麼家人、因何入住老人院等不便問，免得觸動心事。探訪是互動的，從探訪中讓學生接觸年華老去這人課題，主題嚴肅而蒼涼，蒼涼得要性格堅強才能承受。有些老人耳朵不靈腦筋不活，對學生的熱情反應冷淡，甚至神色漠然，不理不睬，莫說是稱讚

和微笑了，對慣了受重視的小孩子而言肯定難受，曾有個特別幼嫩的中一女生當場哇哇大哭。事前解說，是此行的底色，打好心理準備方能送暖。生命教育往往粗糲，要懂得化磨損為歷練。

我從旁聆聽，暗暗佩服，自己也獲益不少，我接觸過的學校社工中，以黃姑娘最出色。她那種表達方式難得之處在於舉重若輕，把沉重的課題輕輕地交給孩子，讓孩子敬慎得像接過瓷器一樣。又因為聲線愉快，把話說得輕輕的，流露專業訓練的成熟，毫無硬直的灌輸，所以聽來舒服，容易入耳，大大提振士氣。好開始是成功的一半。

成績表上有一欄叫服務，為了及格而來的總有若干吧，可是，明白了箇中意義，就能夠擺脫功利的起點。發自內心的動力超於分數考量，故此不曾見懶洋洋敷衍了事的。

我們從校園後門出，五分鐘即達。老人院舍位於將軍澳，由教會管理，以市區而言那幅地皮面積相當寬廣了，最難得是外有大花園，花木扶疏，長椅三數。我曾把相機的鏡頭盡量遷就，拍出來只見一團清幽，看不見咫尺之外車水馬龍、馬路對面屋村高聳。院舍數層，半是受政府資助，得輪候數

年；半是自費，屬於富貴老人院的級別了。我不免想起深水埗那哀涼的地方。

大堂寬敞，門戶森嚴，進出必須拍卡，門內有門，防止老人走失。來迎迓的職員也是年輕社工，神情輕鬆，稱呼老人為「老友記」，很自然很習慣地用手擁住老人肩頭。我們用陌生的眼睛去觀察，她了解、接納、愛護的動作來示範。老人已坐在飯堂了，但見黑板上寫了一天五餐的時間和餐單，顯然已考慮了老人的牙齒、消化力與營養。幾張飯桌拼起來變工作枱，我們便坐老人身旁做手工，時不時問：「貼幾顆星星好不好？這朵花您喜歡大紅色還是粉紫色？」老人頂多望兩眼，點點頭，面上無甚表情。到心意禮物奉上，有實質東西在手，才露出絲絲高興。

解散前又再圍圈交流感受，肯定和欣賞是火種，點燃持續服務的意志，我留意到圈子比出發前溫暖、緊密。

翡翠台在播報老人院舍的院友和員工染疫情況，啊，深水埗那老人院依舊響起這聲音吧。新冠肺炎這大魔頭，步步逼進，連孩子沾花也不懂得微笑的一群，怎堪一擊呢？